



秦香蓮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05114
422
(2)

I 247.8
202

戲曲故事

秦香蓮

徐蘇靈改編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據京劇和評劇兩種“秦香蓮”劇本改編的。寫陳世美中了狀元以後，招爲駙馬，不但不認髮妻秦香蓮，反派韓琪去殺死她。後來由於韓琪仗義救了香蓮，香蓮得以向包公控告；包公不畏權勢，終於剷死了陳世美，爲香蓮伸冤。

戲 曲 故 事

秦 香 蓮

徐蘇靈改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新力印刷所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211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：1—13/18 字數：29,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28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七分

前記

幾千年來，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，不知破壞了多少美好幸福的家庭。也不知有多少婦女，爲了爭取美好幸福的生活，向封建統治階級進行了鬥爭。

這篇故事，就是通過了秦香蓮這個人物，鮮明地描寫了我國古代女性的善良、高貴的品質，爲了自己被損害和被壓迫，勇敢地進行了堅決的反抗。同時，故事中還塑造了一個典型人物——包公。這個人物，是舊日人民心目中所期望的一個清官，他敢於反抗昏瞶的皇朝，懲治貪官污吏，爲人民除了許多禍害。

秦香蓮這一故事所以能夠爲廣大人民那麼熟知和喜愛，便是由於它的內容富有人民性，和它主題思想的鮮明、突出。

這篇故事的改編，是以京劇和評劇兩個經過了整理的劇本做基礎的。情節、人物都沒有什麼變更，不過採用了故事的形式，用比較通俗的文字來加以描寫而已。

目次

一	自君別後	一
二	尋夫	六
三	負心的人	一二
四	王丞相的主意	二一
五	琵琶壽	二八
六	韓祺仗義自刎	四〇
七	自投羅網	四五
八	包拯怒鋤陳世美	五四

一 自君別後

宋朝仁宗皇帝時候，汴梁京城西門內，有一家小小的客店。店主張元龍和老婆子兩個，都已年近六十，膝下沒有子女，張羅這家小店，倒也生意興隆。張元龍這個老頭兒，爲人忠厚，也懂得些濟困扶危的道理，遇到來往旅客，有些貧病遭遇的時候，他不但催討房金，並且還盡力接濟，所以京城西門內外，大家都知道有個張元龍客店的。

這年，有個外省的念書人，姓陳名世美，是湖北荊州人士，進京趕考，也就住在張家客店裏。他初次進京，人地生疏，因水土不服，生了一場大病。幸虧張元龍老夫婦倆悉心照料，延醫診治，總算恢復了健康。

陳世美家境，本來並不怎樣富有。父母爲了望子成龍，變賣家產，作他進京趕考的盤纏。這區區的數目，怎經得起一場大病呢？要不是張元龍的照料，陳世美即使不病死他鄉，也要流落街頭了。

陳世美想起離別家鄉的時候，年老的父母，老淚縱橫。他們含辛茹苦，爲的是兒子好金榜題名，增光門楣。恩愛的妻子秦香蓮，生得十分賢淑，自己讀書的時候，她總是陪伴在

身旁做活；臨別的前夕，她千叮嚀，萬叮嚀，叮嚀他不要一朝飛黃騰達，就忘記家中。更使他永遠也忘不了的，是十里長亭的分別，那時東方魚肚色的天邊，升起了金色的光芒，遠處的鷄啼，好像在催人早些登程。她頰上掛着晶瑩的淚珠；兩個幼小的兒女——春妹和冬哥，拉着他的衣帶，哭哭啼啼。這動人的一幕，越是在他鄉作客的人，便越是印象深刻，永遠也忘記不了。

陳世美坐在客店裏是這麼想，可是，等他中了狀元以後，他就不這麼想了。現在他離家已三年了。第一年，家鄉就遭了水災，莊稼沒有收成。他家靠着往年的一點餘糧，這自然是不夠的，只得節衣縮食，過着艱苦的日子。

到了第二年，災情並沒有好些，去年的積水雖然退盡，却來了旱災。田畝經過一年水浸，今年又遭到烈日的熏蒸，都起了龜裂。好容易種下了的稻穀，剛剛長出一點青苗，就被火熱的太陽晒死了。這一年香蓮一家的遭遇更爲困苦，餘糧早已吃得一乾二淨。兩個老人已經支持不住，身體只有衰弱下去。他們思念世美，成日成夜唉聲嘆氣，倚門望子，一直到太陽落山，還是不肯進去。到了夜裏，又是翻來覆去不能入睡，即使睡去了，又總會被兒子回來的夢，或是兒子在外面受苦的夢驚醒。這樣日夜煎熬，就把這兩個老夫婦的身體越弄越衰弱了。香蓮除了侍奉兩老以外，還要不停地紡紗，去換得一些錢，可以替孩子添

點衣服，可以替公婆買點充飢的東西。可是，這種日子也過不多久，紡紗沒有棉花了，紡出來的紗也沒有人家收買了。糧食完了，也無處去借了，因為十家倒有九家空，就是那剩下的一家，能跑的也都跑到別處去逃荒了。

等到第三年，家裏能當的東西都當了，能賣的東西也都賣了。旱災還是繼續着。去年，在靠塘的地上多少還能夠長一點稻穀，今年是地上連一粒穀也長不出了。香蓮只好帶着孩子，在外面去挖草根，剝樹皮，找尋可以充飢的東西，可是，就連這些東西也是很不容易找尋到的。

隔壁的老婦人勸她帶領一家去逃荒，她也這樣尋思過。可是，逃到哪裏去呢？去找自己的丈夫吧！是啊，即使是千里迢迢，找着了丈夫，總比自己坐在家裏等死好些，因為沒有吃，沒有穿，再等也等不下去了。於是香蓮便和公公婆婆商量去找丈夫的事了。

那是一個秋天的傍晚，香蓮帶着孩子往山溝裏挖了一些野菜根回來，一面生起火來，煮點湯給年老的公婆吃，一面她就對公公說：『公公，剛才在山溝裏碰到前鎮朱媽媽，後街黃老爹，他們都勸我們離開家鄉到遠方去。再待下去，怕連野菜根也挖不到了。』可是公公立刻回答說：『到哪兒去呀？到那兒去，還不是一樣餓死，餓死！』香蓮聽了，便不敢說什麼了。她想，人家都這麼說：『你丈夫在京城，說不定做上了官，為什麼不去找他』

呢？』可是香蓮這時，總覺得不好意思對公婆說這樣的話。倒是聰明的春妹聽到爺爺的話，便說：『到京城去找爹爹，爹爹不是在京城裏嗎？』冬哥一聽，也趕忙叫起來說：『去找爹爹，去找爹爹！』

香蓮聽得孩子這樣說了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可是公公和婆婆却有他們年老人的想法。婆婆顫顫地說：『唉，你們的爹爹在京城，京城多遠啊，有上千里的路程呢！吃的穿的都沒有，哪來錢乘船乘車啊！』香蓮一聽，忍不住說：『我們走得去，一年，兩年，總會有個日子走到。公公婆婆走不動，我背着你們走。』公公聽說，倒也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說：『媳婦，你是個婦道人家，怎麼背得動我們啊！唉，如果世美這孩子也像你這樣孝順，那就好了。』春妹和冬哥天真地搶着說：『我們也背得動奶奶，我們會扶着爺爺和奶奶走。』香蓮見公婆心中有些高興，便接着說：『我們只要走出災地就好了，不一定要走到京城裏去的。』婆婆忽然說：『萬一我們走了，世美這孩子倒回來了，可不是……』公公也說：『是啊，香蓮，你帶着春妹、冬哥去吧，不要使我們兩個老東西連累了你們。世美要是回來，家裏總還有人。』

香蓮聽說，當是公公生氣了，急得滿臉通紅，連忙跪下說：『公公，婆婆，媳婦實在因為在家鄉沒有吃了，孩子餓了還不要緊，公公婆婆可餓不得。因此聽了朱媽媽她們的話，

覺得她們說的也有道理，就請公公婆婆一同逃開這個災荒的家鄉。要是公公婆婆不願去，媳婦也就不想走了。』公公婆婆見香蓮這麼一說，心中倒也難過起來，不禁老淚縱橫，向香蓮解釋了一番，表示他們並沒有怪她。這樣，香蓮也就不敢再提了。

隔了幾天，鄰舍的老婆婆又來對香蓮說了，她說：『你們一家人有的是生路，為什麼不帶兩個老的、兩個小的走呢？你們要白白地在這兒等死嗎？走啊，走啊！』香蓮不敢回答，可又不能不回答人家，她看一眼盤坐在窗口的公婆，便說：『一家人都走，這個家誰管呢？』老婆婆一聽很奇怪，說：『你們這個破窰快要塌了，還希罕它做什麼呀！』這時，婆婆接着說：『唉，萬一世美回來，家裏人都走光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』老婆婆說：『原來你們爲的是這個。好，我替你們看着。世美回來，我會告訴他，你們往哪兒去了。』這樣，公婆心中也有些動了，香蓮便趁着說：『大媽說得對。』

就在這時候，他們決定全家走了。香蓮和公婆商量了幾天，打聽了家鄉的人們，到京城去要怎樣走才方便，要走多少日子，沿途要經過些什麼州府城鎮。忙了幾天，老的小的，倒忘了飢餓，覺得一家人都有了希望。香蓮便收拾一切，捆扎了大小兩個包袱，自己背上一個，一個小的交給了春妹。就這樣，她帶領這老弱的一家，哭哭啼啼，辭別了老鄰居，辭別了破敗的家鄉，向京城的路上去。

二 尋夫

那時陳世美中了狀元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住的是高樓大廈，穿的是綾羅綢緞，來往的是達官貴人，一想起自己家裏的人，都是貧寒出身，豈不有失自己的身份，因此他把家中的父母妻子，一古腦兒忘記得乾乾淨淨。這時又逢皇上召見，國太見他儀表不凡，便有意招爲駙馬。陳世美聽到這個消息，想起自己做了駙馬，身爲皇親國戚，一生榮華富貴，真的享之不盡。好在家鄉遠在外省，又逢連年災荒，說不定全家老小早已飢餓而死；再不然，也是貧病交加，流爲乞兒，哪裏還有力量來到京城。因此當宮中太監來探問他時，他便對太監說：『家中父母早年就已去世。因爲寒窗苦讀，一心想求功名，所以從來沒有提起過親事。』

就這樣，狀元招爲駙馬，陳世美便住進了御賜的紫墀宮裏，過着富貴榮華的生活。他當然更不會寫封書信，或託人打聽一下家中的情況了。可是心中却時時刻刻忐忑不安，疑神疑鬼，生怕自己的祕密給拆穿，或是香蓮帶領父母到京城來。這樣被皇上知道，便難逃欺君之罪。幸而一年兩年三年，這個祕密並未拆穿，家鄉也一直沒有消息，他漸漸地覺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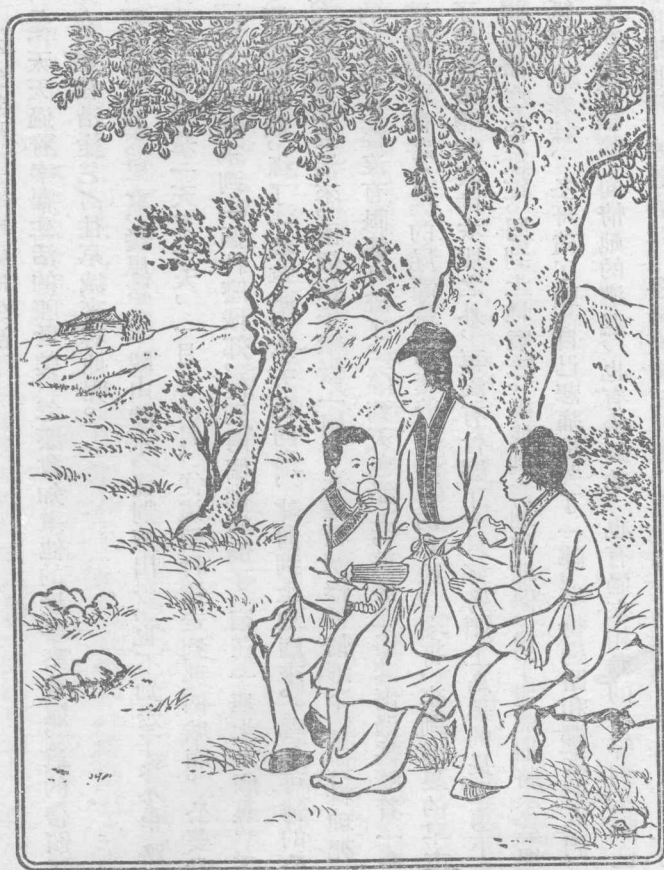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可以平安無事，永享幸福的生活了。

可是，天天過着幸福生活的陳世美，怎麼會知道他的髮妻香蓮，真的帶領了他的父母、兒女，正在沿途乞討往京城來尋他呢。

香蓮帶着公婆、兒女，餐風宿露，跋山涉水，從荊州出發，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，只是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從這個村鎮走到那個城廂。公婆身體本來多病，一天，也不知來到一個什麼城郊，他們兩個都病倒了，宿在一座土地廟裏。香蓮進城乞討了些剩羹殘飯，抓了一些草藥，等天色向黑，才回到土地廟來。哪知可憐的公公已經斷氣，婆婆哭得死去活來，兩個孩子縮做一團。在這樣悲慘的情形下，她要料理死的，還要照顧生的，要哭已經沒有眼淚可流了。等到天色微亮，婆婆也因悲傷過甚隨着一命嗚呼。

香蓮用破舊的薄被將公婆的屍體蓋着，牽着嚇呆了的春妹、冬哥，來到城裏的早市。她的身上除了僅夠蔽體禦寒的衣服之外，再沒有什麼了，只好將頭上烏黑的長髮剪下來出賣，換了兩張蘆席，一串紙錠，回到土地廟來。她找到當地的地保，找了塊荒地將公婆埋葬了。

她燒了紙錠，領春妹、冬哥磕了頭，自己悲痛地哭了一陣，哭得過路和鄰近的人們，都圍着來看。大家紛紛議論，同情她的遭遇，也有給錢的，也有過來相勸的。等到太陽已經過了頭頂，她收拾收拾，牽着春妹、冬哥繼續往前走。直走得天色將晚了，她便從腰間取了乾



糧，分給兩個孩子吃，在一棵大樹下的井欄旁坐下歇息了。

又不知走了多少日子，夏天過去了，到了秋涼的時候了。就在這時候，她望見了遠遠的城牆和樓閣，她向人家一打聽，知道已經來到了京城。她這時的心境，真不知如何的愉快啊！

她們進得城去，天色已晚，家家戶戶都點上了燈火。香蓮也無心看京城的景色，因為她急於要設法打聽丈夫的消息。她們走着走着，看見一家掛着燈籠的店家，招牌上寫着『張元龍客店』幾個大字。香蓮想，我們到那客店裏過一夜吧，到了京城，不比在鄉村地方可以隨便露宿，總得找個客店住下；萬一很快打聽到丈夫的下落，怎能讓人家看出他的妻子兒女，是個沿門乞討的化子呢！他盤算了一下這些日子乞討來的積蓄，只要省吃儉用，也勉強可以支持幾天的。於是，她對春妹和冬哥說：『我們到那客店裏去借宿一夜吧，等到明天，就可以去尋找你們爹爹了。』孩子們不懂什麼叫客店，但知道今天是有房子可以歇宿了，都高興得很。

他們來到張元龍客店門前，那張元龍老頭兒知道這母子三人是來借宿的，便招待她們進去，在那小小的房間裏，讓她們住下。

張元龍端詳了這母子三人，知道她們一定是從外省新來的，便叫了老婆子出來，倒了

茶水，然後慢慢地問道：『看娘子情形，不像是京城人氏。』香蓮說：『我們是湖北荊州人氏。』張元龍一聽，知道那是離京城很遠的地方，便說：『那是很遠很遠的外省啊，娘子千里迢迢來到京城，想必有什麼事吧？』香蓮端詳了張元龍老夫婦二人，覺得是個厚道人家，既然人家動問，便把來意說了。她說：『是啊，幾年來家鄉災荒，這兩個孩子的爹，早年來京城趕考，失去了音訊，所以特地趕到京城，探訪探訪他……』她說到這裏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不再說下去了。

張元龍老夫婦二人聽了嘆息一番，想想這母子三人，從那麼遠的地方走來，真不知吃盡了多少辛苦。於是張元龍又問道：『請問娘子要探訪的這位官人，可曾知道他的下落？』香蓮說：『正想麻煩老伯伯，替我們打聽一下。』張元龍說：『請問你的官人尊姓大名？』香蓮說：『他姓陳名世美……』張元龍不等她把話說完，便看了看老婆子，接着對香蓮說：『莫非……』忽然停住沒有說下去。香蓮便問道：『莫非什麼呀，老伯伯？』張元龍又看了看老婆子才說：『哦，哦，我是說三年前也曾經有過一位從遠地方來的客人，那地方也是湖北荊州，他也姓陳名字叫做世美的，在小店裏住過。』香蓮一聽，滿心歡喜，趕忙接着說：『正是，正是，請問老伯伯可知他現在哪裏啊？』張元龍說：『請娘子聽我慢說啊！』於是，張元龍便從頭到尾，把陳世美怎樣住在他的店裏，怎樣生了一場大病，替

他請醫診治；怎樣進了考場，中了狀元；怎樣……像故事一樣說了一遍。聽得香蓮又是高興，又是感激，高興的是丈夫如此用功上進，終於中了狀元；感激的是丈夫生病，張元龍老夫婦二人替他請醫治病，真是自己丈夫的再生父母。

她一面想着，一面急切地等待着張元龍說出她丈夫目前的情形。而這時，那老頭兒楞在那裏，好像有一件重大的心事似的，啞口結舌，說不下去。香蓮又不好意思催促，只得對着春妹、冬哥說：『春妹、冬哥，總算熬出頭了。可惜公公和婆婆，他們兩個老人家不能看見自己兒子中了狀元，享不到福了。』說着，不免有些心酸。張元龍老婆子聽她這樣說，又看到她身上的孝服，便問道：『娘子身上穿的是公婆的孝嗎？』張元龍不等香蓮回答，便阻止老婆子說：『不是娘子，是夫人。』他回頭又對香蓮說：『老婆子不懂規矩，連個稱呼也不懂得，夫人不要見怪。』

這一番話，說得香蓮好不自在，坐立不安；在她倒不是『夫人』『娘子』的稱呼問題，她所急急要知道的是丈夫目前的情況。但她又不好意思追問，便吞吞吐吐地一面感激張元龍老夫婦的恩德，一面請張元龍繼續說下去。張元龍話到口頭留半句，知道隱瞞也是隱瞞不了的，便委婉地把陳世美招爲駙馬的事說了出來；一面慌慌張張，叫老婆子張羅飲食，請香蓮母子用飯。香蓮聽了丈夫招爲駙馬，這才恍然大悟他三年來爲什麼不寫信回家

的原因了。她又氣又恨，又怕張元龍會恥笑她。她想歷盡千辛萬苦，滿以為苦日子熬到了頭，誰知還是一場空歡喜。這一刺激，使她的身子支持不住，立刻昏了過去。張元龍連忙把她扶到牀上，一面讓兩個孩子吃了飯，一面安慰着她，答應她明天一清早帶領她們到宮裏去見駙馬爺。

這一夜，對香蓮來說，是最痛苦的一夜，她禁不住哭了，淚如泉湧地哭了。

三 負心的人

駙馬爺住在御賜紫墀宮，宮門前放着兩座大石獅子，朱紅色的大門，金黃色的琉璃瓦，和站在門前石階上佩帶着武器的門官，都顯得駙馬爺的威風凜凜，使人不敢接近。

張元龍帶領着香蓮母子三人，穿過大街，又走過小巷，轉彎抹角，來到了紫墀宮前，遠遠地站定了。張元龍指着高大的宮院告訴香蓮說：『夫人，那就是陳駙馬爺住的紫墀宮了。』香蓮也無心去看那宮院，只對張元龍說：『相煩伯伯前去替我們通稟一下，就說是駙馬爺的鄉親求見。』張元龍說：『夫人，爲什麼要說是鄉親求見呢？』香蓮說：『還是說鄉親的好。』張元龍一想，這夫人明明是陳駙馬的髮妻，却爲了顧全駙馬的顏面，不